



她已经学会了拨乱反正：让社交场上的努力帮助自己获得值得享受的白天：阳光下的新鲜蔬菜，蓝天白云，不施粉黛但可以很开心。

妖娆记 蚯蚓和礼服裙

■文|于是 ■图|资料

我的手机里存着一张玛利亚的照片：她伸长染成车厘子色的食指，指着潮湿的黑色泥土中的紫红色蚯蚓。虽然只有一根手指头，我仿佛还能顺势看到她的笑脸：她是很美的北欧女子，轮廓分明，不吝啬笑容。玛利亚不需要工作，她的丈夫很有钱。有一天，她回到自己小时候住的社区，发现那儿的暖房空着没人用，玻璃上的积灰很厚。玛利亚出钱，把这间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暖房拾掇一新，种有机蔬菜，给我看的蚯蚓就是她和朋友们自制的堆肥箱里的大功臣。

她的生活？白天穿着棉布蓝裙，扎着蓝染头巾在暖房里摆弄刚刚结果的西红柿，刚刚翻土出来的肥硕蚯蚓，傍晚开车回家沐浴更衣，换上几万美元的小礼服，戴上钻石戒指和项链，喷上足够迷

倒一群绅士的香水，去美术馆附近的高级餐厅，陪丈夫和几个拍卖行的老板讨论拯救某幅古画、某栋老楼、甚至某片海域下的沉船上的古董。

玛利亚说，有些美女年轻时享受夜晚，因为她们用一整天去装饰自己，才能成为晚上的焦点。但她已经学会了拨乱反正：让社交场上的努力帮助自己获得值得享受的白天：阳光下的新鲜蔬菜，蓝天白云，不施粉黛但可以很开心。玛利亚曾经是夜店里的舞会女王，曾有三五年没见过上午的阳光，曾经只会使用微波炉热披萨，用燃气灶煮鸡蛋。现在，她最爱的宠物是在泥土里蠕动的蚯蚓，“虽然很恶心”，但这种昼伏夜出、雌雄同体的小动物实在太有用了。

美人若不会生活，哪怕有再多幸运

也不过是浮云；她见过别的太太把家务事交给管家和保姆，自己无所事事，最终把情绪浪费在嫉妒、伤感和抑郁中；也见过另一种太太不遗余力地健身、美容、整容、购物，但在人际关系中越来越像浮标，没有人和她们谈论深层的感情，除了那些麻烦的艳遇。玛利亚不喜欢那种生活，也终于在一次又一次不喜欢之后，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：恰恰是青春不羁时被自己抛之脑后的那种朴素。

至于玛利亚的丈夫嘛，是一位乏味的银行家。他指望她的快乐给自己带来新鲜的生命力。所以，玛利亚越折腾那些本来不太可能出现在富人生活中的东西，他也就越快乐。看到她美丽的手指拨弄蚯蚓的时候，他好像也会更爱她一点呢。

乐活记 大爱西红柿

■文|国斌婕 ■图|资料

如果让我导演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我肯定会播出一集专门介绍西红柿。

很多人说西红柿太普通，上得了台面，果真少见西红柿的身影。可是，在咱老百姓的餐桌上，却独独少不了这酸酸爽爽的一口儿。

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早就不把“入得厨房”当作人生信仰了。所以，会做的不多的几道菜里，一定便有“雪盖火焰山”。将洗好的西红柿，切片铺盘。为了追求美感，最好摆成一个山的造型。然后可以拿着勺子，学着电视里大厨的样子，将满勺的白糖在手腕一抖中，盖到整个火焰山上。白糖遇到西红柿的汁水，就像逢了热烈的日头，一点点便在眼前自下而上化成柔软的一层，与红似火还透出刚烈

的西红柿融成一体。只是看一看，红的热烈，白的晶莹，红白相交之处又有柔软的渗透，只为让人感受到冰冷的雪山也会如春花般的绝代芳华。

不出所料，人生的第一盘大菜端到老妈面前时，老妈嘴角上咧眉眼一笑，红白相间的美妙刚一入口，老妈便已连声惊呼“好吃”。我自然知道此刻的老妈是个演技派，瞧，嘴角那几片偷偷掉队的雪花都在笑话她呢！

越过入门级的“雪盖火焰山”，就是红红火火的“西红柿炒鸡蛋”了。我大姨做的这道菜单凭卖相就能让人食欲大开。火红的西红柿配上黄澄澄的鸡蛋，呈现出来的是宫廷皇室大婚时的色彩，透着热闹，喜庆。我尝试着做过这道菜。本

以为很简单，可没想到，第一次便做出了一片“混沌”。再后来，大姨便手把手教起了我：热锅、放油、滑入鸡蛋轻翻成型；为了使鸡蛋又嫩又滑，打好的蛋液中还要放点温水；之后便是翻炒西红柿，加一点盐逼出西红柿汁……大姨一脸轻松的表情，我的眉头却皱成了疙瘩，觉得这比我与客户的攻尖战还要复杂。

见我笨手笨脚的样子，大姨将我推出了厨房，同时嘴里嘟囔了一句，“想吃这道菜，就来找大姨，大姨给你做一辈子。女孩子是被人疼的，不是被厨房爱的。”

瞧着大姨轻松翻炒的背影，我的鼻头一酸，赶紧把头往上一仰，谁说女孩子一定要顺着厨房才能走进婚姻的红地毯？



老妈连声惊呼“好吃”。我自然知道此刻的老妈是个演技派，瞧，嘴角那几片偷偷掉队的雪花都在笑话她呢！



我连忙小声地劝：“我的切片是好的，不过这种病即使不好也没什么，是所有肿瘤中最轻微的一种，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。”

工心记 痛苦比较法

■文|camille ■图|资料

体检，查出甲状腺结节，复查建议手术，被收在胃肠甲状腺外科病房。所住的病房是个三人间，靠门口的一床住着的显然是个重症病人，医生护士围着她忙进忙出，身上插管无数……中间的二床住了位大妈，是跟我同时收进来的新病人。

第二天一早，医生来查房，站在二床和三床的中间位置，很随意地说：“你们两个都是甲状腺结节，手术都安排在周四！”然后面朝二床说：“你B超显示就不太好，多半是恶性。”又对着我说：“你目前考虑还是良性，不过也不绝对。”

医生一走，二床和陪护的女儿就齐齐扑了过来，露出一脸艳羡的表情：“医生都说了，你是良性的，我们是B超一出来就说不好的，就怕手术以后还要复发啊！”我心里顿时略感安慰，记得刚听到要手术时我郁闷不已，一个公司这么多

同事一起体检，虽然查出有甲状腺结节的人不少，但要马上住院开刀的只有我一个！不过好歹医生说自己是良性可能性大，总比二床可能是恶性要好得多！

术后第二天一早，护士分给我和二床每人各一份补充甲状腺激素的药片。二床的女儿过来问我：“你吃几片？”我答一片！对方就有点小郁闷：“我妈妈要吃两片！”看来我手术中切除的甲状腺比大妈要略少点。大妈女儿又凑近跟我窃窃低语：“你切出来好不好？我妈妈不好，不过我们都瞒着她！”我连忙小声地劝：“我的切片是好的，不过这种病即使不好也没什么，是所有肿瘤中最轻微的一种，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。”

到了下午，仔细看来手术账单，发现了不对劲，原来我的术中快速切片也是不好的！知道真相后，我情绪很低落，二床

的女儿看我有点不对劲，就过来很关切地问，我说原来自己的切片也是不好的，也被家里人瞒着。二床的女儿马上很热心很真诚地劝我：“不要紧的，我妈妈年纪大了，一听到是恶性就吓死了，心理负担太重，所以我们才瞒着。你肯定都网上查过的，知道实际情况，甲状腺这儿的肿瘤即便不好也根本没什么，手术及时就没啥大问题，保持心情开朗才是最重要！”

傍晚，二床大妈出来散步，看到我一脸深切的同情，又神秘兮兮地咬着我的耳朵：“你这算什么呀，人家一床才可怜呢，听说是胃癌，整个胃都切了，都住进来一个多月了还不能下床，罪过哪！”于是我立刻觉得病痛减轻很多，开始深刻地同情起一床病人来。

这大概就是奇妙的痛苦比较心理吧。